

每当收音机传来印尼名歌《梭罗河》的“美丽梭罗河，我为你歌唱……”，这抑扬顿挫的旋律，是天上流向人间的美妙音律，让人陶醉。这首歌最早是我从小舅那里听到的，他一面弹拨着像半个西瓜大的曼陀铃，一边陶醉地哼着这首歌。我听得如痴如醉。

小舅经常弹唱俄罗斯民歌《山楂树》，歌声将我带到广漠的俄罗斯，看到山楂树下男女青年青春的骚动。他弹唱更多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阿哥与阿妹》，唱得深情又投入，简直旁若无人。

小舅生于云南，长于云南，后参军，复员后随父母回到苏州老家。云南四季如春的环境与多民族的文化滋养着他，使他性格中多了一点少数民族的奔放，所以他善歌、喜欢弹唱，尤其喜欢使用曼陀铃，再加上他有一副好嗓音，便成了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我那一丁点的音乐知识可以说完全来自于他。至今我八十多岁了，一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就会想起我的小舅，这是我青少年时代少有的美丽回忆。

小舅叫彭望昆，是我外公最小的儿子，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外公老来得子，对他宠爱有加。他

五个姐姐个个不凡，对这小弟的呵护也可想而知。小舅和仅比我大五岁，是我最好的玩伴。小舅出身于苏州葑门彭家，这个家族一共出了23位状元，被钦定为“状元第”。我外公是清朝的末代举人，抗战前夕投奔远嫁云南昆明的大女儿。他的二女儿下嫁云南讲武堂创始人李根源的

儿子。李根源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兼代总理，也算云南显赫家族。外公在云南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小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无拘无束，各种宠爱于一身。而且他又身处四季如春的云南，享受多民族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小舅开朗活泼的性格。后来，小舅不知怎么当了军，在部队大家庭中锻炼了数年，复员后随父母回到苏州老家，于是我们有了频繁的接触，他对我影响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他的性格无形中影响了我。

小舅后来在苏州读了农大，选择了与土地相伴的职业。有一年暑假，他们在沙洲农场实习，他邀我去度假，我欣然前往。好像先到了张家港，后坐二等车行

小舅

章念驰

地，所以苏联专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种植棉花的新型农场，规划得整整齐齐，也盖了不少农场宿舍。小舅与他的同学们就住在那里，我去了也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穿梭于田野上，晚上一起纳凉、唱歌、聊天，无忧无虑地谈论世上各种奇闻趣事。有时，我们一起去长江边的支流游泳，当时物质非常贫乏，但长江边养了许多鸭子，一块钱可以任意挑一只活鸭。我们差不多每天会亲手煮一只活鸭，吃得满口留香。对这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来说，也算分享了大学的生活。也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我未来的舅妈。

有一年暑期，我回苏州度假，小舅来约我去杭州玩。我们没有做任何旅行前的功课，也没有准备任何行李，他带着我说走就走，登上傍晚开往杭州的小货轮，一路欣赏着江南美丽的夜景，尤其是经过宝带桥看到了它的伟姿，它的八十八个桥洞果然都倒映着月光，壮美极了，这种美好的夜航经历是我一生再也没有过



在吉隆坡机场准备离境时，我被移民局的几个黑着脸的马来西亚警察拦住了。我被带到了一间四面没窗的小屋，各种审讯开始了。他们的英文不坏，我还过得去的英文，却变得结巴起来。我没有护照，手里只有一本没有任何记录的崭新的中国旅行证。

1993年12月，经日本一家机构的安排，我与一位大学的同事从东京到东南亚访问，新加坡之

头等舱

徐静波

在他的家里。费了诸多艰难，几天以后大使馆给我出具了作为临时身份证的旅行证，赶紧到日本航空公司去改签回国的机票(原本的机票都是日方为我们购买的)，自吉隆坡经香港回上海，但香港至上海的一段，只有头等舱了，另外要补160美元(当时的自由兑换价大概是1美元等于10元人民币，我的月薪好像是600元)。归国心切，咬咬牙，补了差价。在气氛凝重的移民局小屋里，一连串的讯问后，他们走了出去，大概要去请示上级，把神情颓唐的我一个人留在了屋内。人生第一次遭此大难，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起飞的十几分钟前，我犹如被放逐的难民一般，走出了小屋。夜灯璀璨时分，搭乘的“中华航空”班机在香港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穿行，晃悠悠地降落在了现已遗迹不存的启德机场。在候机厅的长椅上蜷缩了一个夜晚，翌日早上突然坐进了国泰航空宽敞的头等

舱内，空乘小姐以职业的微笑给我铺上了洁白的餐巾，端上了精美的餐食和法国葡萄酒。我睡眼惺忪的脸上，神情依然黯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头等舱。

第二次是2020年1月中旬，我去马尼拉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国的前一天，马尼拉南部的一座火山突然喷发，火山灰可能会严重影响飞机的起飞。翌日上午，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去了机场，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一片混乱，在拥挤的各种肤色的人堆里，焦虑不安地等到傍晚，被告知我坐的航班已被取消，何时起飞，杳无音讯。幸好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女儿，帮我抢到了一张“中华航空”经台北飞上海的头等舱。在机场一夜未眠，灿烂的朝霞激活了我昏沉的脑袋，那天，我居然兴致很好地飞到了桃园机场，在机场书店买了近十本书。

第三次是2025年7月在巴塞罗那。几天在西班牙的胡吃海喝，导致我的血糖飙升，在飞往波兰

的凌晨4点左右，我们就到达了杭州，但我们没有去住旅店，也许小舅根本就没有这笔钱，我们就在西湖边两块大石头上睡到天明。醒来一看，这就是有名的柳浪闻莺。白天他带着我四处乱走，只是中午带我到湖心亭吃了一碗藕粉，味道美得我至今难忘。傍晚我们赶到半山钢铁厂，我大哥正在那里实习，去我大哥处蹭了晚饭和住宿。第二天，我们又四处走走，小舅这种四海为家、说走就走的风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虽然我以后的工作是极其严肃的，但我的内心深处，始终留存着小舅这份自由随性的性情。

小舅毕业后，在一所学校教书，当商业浪潮袭来之时，他当了校办工厂负责人，生产服装。他兼任销售工作，到处推销他们的产品，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小舅晚年经常回到云南，跟众多的亲戚朋友打麻将，到今年他即将九十岁了，住到了养老院，还是每天玩玩麻将，这种笑对人生的性格一点也没有变。而我参加工作后，整天面对故纸堆，与报告、文件一大堆死气沉沉的东西打交道，几乎没有机会唱歌、打牌，与小舅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2025年12月28日，法国演员碧姬·芭铎去世了。尽管世人称她为性感尤物，但她的坦率赤忱，让人觉得很纯洁。且看她与意大利演员雷夫·瓦朗相遇时的自述：“这双深沉的蓝眼睛几近审问的眼神，透过我的肉体，直探我的心灵……我被这个男人迷住了。他好似先爱上我的心灵、我的坦诚，随后才是我……他看着我，仍旧不停地看着我……他与我讲话，宽慰我，教我了解黑夜，他肩头的温柔……”这本碧姬·芭铎自传我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找到的，当时我站在一角看得入了迷。碧姬·芭铎是和雷夫·瓦朗在出演阿瑟·米勒的剧作《从桥上走》时相恋的。后来这位意大利男演员又引领着她一起沉浸于古典乐并带她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她回忆：“与雷夫一道，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沉默。”

碧姬·芭铎还提到她父亲曾出版过一本诗集，书名很有味道，叫《散装诗》。女儿对父亲文字的评价是：既罗曼蒂克又高雅、幽默，别具感染力。碧姬·芭铎坦言，如果没有书她便活不下去；如果没有读过原著，就绝不会拍摄由此改编的剧本。所以，性感的岂止是优美的躯体，头脑、思想的性感才最令人迷醉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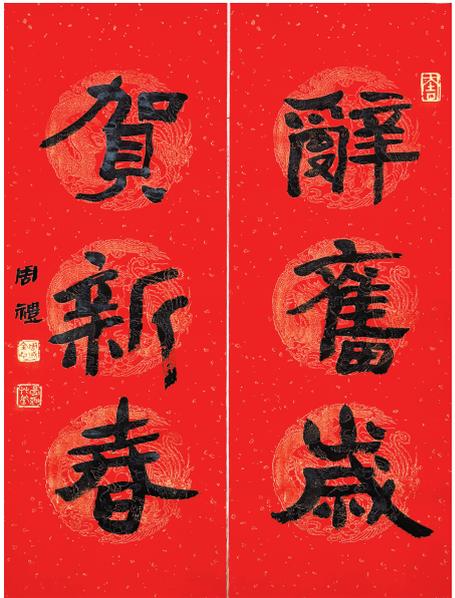
在碧姬·芭铎这本自传里，她谈到了不少和她同时代的女演员，通过对这些同行的回忆，可以看出她的善良、大度，毫无保留的赞美中流露出智慧和幽默。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定是想知道她如何评价玛丽莲·梦露——“她(梦露)仅用了三秒钟便令我倾倒，她是那种既温柔又顽皮的女子，她鲜美的双颊，谁都想去亲吻她一口。她的神情是那么幸福而自然，就像刚刚起床的平凡美女；几年之后，当我获悉她的死讯，那种刺痛，好似

最性感的是头脑

钟立凤

这刚刚去世的人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碧姬·芭铎说到另一位女演员，费里尼《甜蜜的生活》女主角西尔维娅扮演者阿妮塔·艾克伯格，火辣辣的言语里透露着一股学术性，像是一个小说家的素描。看到这里，我们更能明白在费里尼这部经典电影里，男主角马斯楚安尼饰演的男人为何一遇见阿妮塔·艾克伯格饰演的女主角就缴械投降了，“西尔维娅，你知道吗？你是电你是光，你是一切的一切；你是妈妈，是姐姐；是情人，是朋友；你是天使，是魔鬼；是地球，是家。”因为对让·吕克·戈达尔的喜爱，我特意留意了一下碧姬·芭铎在拍摄这部戈达尔由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同名小说《蔑视》改编的电影时的“状况”——拍摄间隙，戈达尔曾提及她父亲那本《散装诗》，当他们聊到某一首时，这位性感女神忽然变得忧伤，但很快又像诗歌一样轻盈地跳跃起来！

辞旧岁 贺新春 (书法) 周礼



克拉科夫的前一天，出现了间歇性的眩晕，医生建议我48小时内不可飞行。于是临时取消了波兰之行，原来的从巴塞罗那到克拉科夫再经华沙回上海的机票，自然也作废了。子然一身在巴塞罗那的酒店里多待了两天，只吃金枪鱼蔬菜色拉加鸡蛋，血糖也就下来了。经济舱早

已售罄，无奈花了两万三千多元买了一张回上海的头等舱。出发的前一天，竟然精神大好，在黄昏和清晨的巴塞罗那街头悠然漫步，神情怡然地观光拍照。但毕竟是倒霉的事呀，总共多花了六万多元钱！

三次狼狈的经历，我都有点头等舱恐惧症了。



伯乐相马 (篆刻) 吴泉

我的岳父孙大雨教授与胡乔木之间的师生情谊值得书写一笔。1934年孙大雨应聘去浙江大学外文系任教，其间遇见一位勤学好问名叫胡鼎新的学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别喜欢这类用功的学生。到晚年他还对我说，那时曾应学生代表胡鼎新与徐彭麟

之请，写过一篇长达20页的英文演讲稿，叫《现代英文诗》。课余时间，胡鼎新还去孙大雨家中的书房博览群书。1949年之后，孙大雨才知道，后来胡鼎新更名为胡乔木。1955年，孙大雨去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其间受邀去胡乔木家中做客，师生阔别多年，相谈甚欢。1986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编辑去上海造访孙大雨，商谈重印1949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孙译莎剧《黎娜王》，这是我国第一部用诗体翻译的莎剧集注本，就是年前胡乔木向人文社所建议的。1986年11月1日上午，在沪出差的胡乔木派秘书接孙大雨到宾馆聚谈，这是师生间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

连日阴雨，江城武汉被一团湿冷的雾气裹得严严实实，但是人们迎新年的喜悦丝毫未减。东湖湖畔的行道树上挂起了喜庆的红灯笼。湖北省博物馆前依然大排长龙，领着儿子大头跟着排队进馆的人流，再一次踏入省博，这已经是第五回了。此行的目的明确，不为一览无余，只为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一缕精魂，做一次面对面的、静默的凝望——那便是越王勾践剑。这是他寒假和项目小组的小伙伴们心心念念要“仿制”的古物。

展厅里光线幽邃，人群如暗流般涌动，但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靠近剑格的位置，那里，一行古老的鸟篆铭文，清晰得令人心惊——“越王鸠浅自作用剑”。我揉揉眼睛，忍不住用手机视频拍摄无限放大来端详。这八个字像是从青铜的肌理中生长出来的，是这柄剑与

生俱来的、高贵的胎记。我仿佛看见那位卧薪尝胆的君王，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如何将时光的薄膜。史书上记载它“削铁如泥”，此刻我深信不疑。这哪里是金属的胜利？这分明是意志的凯歌。是人的精神，战胜了时间无情的锈蚀，将一段不屈的传奇，完好无损地双手奉上。

我不禁侧目去看身边的少年。他看得那样专注，眼眸里映着剑身幽微的光，亮晶晶的。他的身影与这穿越千年的国之重器，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面。这个寒假学校仿制历史文物的作业，先前只觉得是个小组项目而已，此刻才豁然开朗。孩子们用现代的石膏、颜料、刻刀去模仿的，并非一个冰冷的器物形态，而是在尝试触摸一段滚烫的历史，理解一种名为“坚韧”的民族心性。当他们凑在一起去查找资料，深入探究，做PPT，拍摄视频的时候，这把剑，就这样从一个书本

博物馆里的年礼

叶子

他的隐忍、他的屈辱、他如烈火般燃烧的复国大志，一点一滴地锻打进这冰冷的金属之中。这剑分明是越王勾践浓缩了的人格，是他那段跌宕史诗最坚硬的注脚。它沉默着，可那沉默，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

思绪正神游天外，身边的大头凑得更近些，大脑袋遮住了我的视线，“老妈，你看那刀口。”我也俯身再凑近一些，历经两千多个春秋的轮回，那刀口依旧带着一丝近乎冷酷的锋利感，似乎轻轻一触，便能划破

上的名词、一个作业里的对象，化作一束真实的光，照进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里。这或许是比任何新衣与压岁钱都更厚重、更意味深长的“年礼”了。

步出博物馆，午后的天光依旧有些迷茫。新年的气息，在街头巷尾的红色装饰里愈发浓烈。回头再看看博物馆的高台基与宽屋檐，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连接——一边是千百年前的真实过往，一边是当下温暖的烟火人间。历史从未远去，它就沉淀在这些沉默的器物里，等待着一次次的凝视与对话，然后将那份沉甸甸的精神分量，悄然交付给一代又一代的人。

中国的酒文化从高雅的角度来说，与吟诗作赋密切相关。

十日谈

文艺年货

责编:郭影